

中國政治二千年

曉雨



张纯明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让思想去旅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二千年/张纯明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54-0678-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 IV. ①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0722号

出版人 曹宏举
总策划 叶蓬 柯琳芳
责任编辑 袁又文 柯琳芳
封面题字 林曦
责任校对 曲振洲
装帧设计 瀚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编辑部 (010) 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场部 (010) 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3.75印张 61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 (010) 66572159转出版部。

中 國 政 治 二 千 年

張 純 明 著

麥 繩



张纯明（1902—1984），河南洛宁人，22岁公费赴美留学，主攻社会政治学。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前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同班。曾游历欧洲多国，对西方政府、政党、宪法等进行考察研究。历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高级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立法委员等职。张纯明从政一生，不忘著书立说，被后人誉为文人从政的典范。主要著作有《中国循吏研究》、《清代的幕制》、《考评桓宽盐铁论》等。

中国政治学百年发展史上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在湮没了七十年之后，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一位被遗忘的民国学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成的这本小册子，以中西文化的视野和洗练生动的文笔，把中国二千年纷繁的传统政治文化，概括得如此清晰而深刻，今天读来，仍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编辑者言

在中外出版物中，有一类小书，篇幅短小，语言通俗，轻松可爱，如溪水中的松影，自有一种清简之美。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笔力轻点，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吴经熊先生的《唐诗四季》，笔意蹁跹，文采斐然，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明辨故实，条分缕析，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概要》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这些“小而可贵的书”，无一例外，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虽然没有“大书”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但见肉见骨的精华，绝对令人受益匪浅。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历久弥新，书香满口，为一般读者可读、可懂、可藏。

丛书名曰“小书馆”，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不限门类，不

限年代，不限国家，只要有文化的积淀，可喜的文字，阅读的趣味，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均为“小书馆”所收之范围。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曾为读书人所喜爱，但堙没已久，难觅其踪。“前人之努力，无数心血，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这也是“小书馆”最初的缘起。但书海茫茫，收不胜收，“小书馆”不求规模的宏大，不限时间的长短，不拘门类的均衡，只要得中意的小书，达到一定册数，且可编为一辑的，便会推出。

“小书馆”所收之书，虽是小书，却是值得大观的。这套丛书的作者，很多为一派之宗，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与王国维、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的齐如山，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掌故学大师瞿兑之，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等等。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

这些小书可谓是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但它不是时髦的，也不是热门的，有的还是冷僻的。在此纷繁

之世，出版这样的书，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读书一事，不合时宜，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学者、出版家傅璇琮说：“我觉得读冷僻书，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初似生涩，终有一种回味。不像赶时髦，趋热门，热闹一阵子，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剩下。冷能避俗。”不过“人各有心，不能皆合”，正如你喜青皮橄榄、毛尖绿茶，他却喜口香糖、可乐，或是其他别的东西，喜者自喜，厌者自厌，但这无妨，自然与社会原本就是多样性的。“小书馆”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提供几本可看的书，也就够了。

林语堂先生曾说，读书完全是个个人享乐的一件事。这样看来，读书亦如吃饭、打牌、下棋、聊天、看电视等，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但迄今为止，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关乎心智、成长、品位……如此，于闲暇之际，一壶茶，一册书，去寻得书中的乐趣，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岂不快哉！

让“小书馆”与您结伴而行。

“小书馆”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写在前面

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史，流长路远，且不说那至今让国人心潮澎湃的“汉唐气象”，就是到了清康雍乾时期，还被欧洲诸多国家视为楷模，柏拉图梦想中的理想国似乎在东方得以实现。

中国有一套靠知识文化和道德来管理的政治体系，运行了数千年之久，不但依此来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而且使其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至少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文化、科技、经济诸多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难怪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对中国的羡慕溢于言表，直要视康熙大帝为自己的偶像。

然而历史证明，大清承继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只是听上去很美。以致不用等到道光年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来摧枯拉朽，一个从遥远的国度来的名叫马戛尔尼的人就预言了它的衰败。他在乾隆盛世时，到中国小逛了一圈，

就发现这个国家的繁盛和强大只是徒有其表，只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收拾了。繁花似锦的外表中，梁柱已经腐烂……仅仅百年间，欧洲对中国的钦羡就变成了鄙夷。

如果当时马戛尔尼把这番话说与中国人，肯定会被无数人斥之为：蕞尔小邦之民，无知狂妄之词。但过了一百多年后，张纯明先生在重庆开始写《中国政治二千年》时，马戛尔尼的预言早就经历了现实验证。他不得不说：“以往的异族所带来的文化根本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相抗衡，其同化是自然的。现在的异族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如果我们还存着同化他们的梦想，我们就太不自量力了。”中国人在自大、自卑过后，终于肯静一静，考虑一下中西方政治制度之间的差距了。《中国政治二千年》就是这样一部探讨“差距”的反思之作。

作者张纯明是河南洛宁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多年，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攻读社会政治学，据说与原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同班同学。后在耶鲁大学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是兼具中西视野，学跨古今的政治学人才。因此写这本书，也可看作书生本色，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然而，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在抗战危亡之际，不平静的书斋内，轰炸的呼啸声中，回溯中国两千年政治的沿革。纵向，由

秦汉直至明清，观中国政治制度的草创、完备、烂熟、修补、糜烂；横向，自皇帝、官吏、士大夫、幕僚，看人在政治中位置作用心态的演变。张纯明先生显然有更深的立意。

其时，中国自辛亥年间天翻地覆后，已历三十年。见惯了国家积贫积弱，国势危殆之际，欲使国家自强之士，急于通过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来实现中国的崛起。民初共和宪政理想的破裂，军阀混战的荼毒，西方的国会、代议制纷纷登场，各类政党与政治学说消长泛滥，中国政治却始终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建一个政权的空壳，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把戏，并不会改变国人对政治的态度。照旧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不过是军机处换成国会，皇帝换成大总统的舞台戏法，吸引的仍只有看客和野心家。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讨论政治、政体，中国两千年政治的积弊，张纯明先生是要通过反思，找到中国政治的症结，寻求未来的发展。

《中国政治二千年》虽只区区几万言，但高屋建瓴，犀利深刻，洞见迭出，给予读者众多的启示。

为何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士绅阶层的管理顶替了政府机构，民间的道德置换成法律，政治留给帝都之内的皇帝巨宦来玩，“政令不出都门”，老百姓对于

当今掌权者的政治作为知之甚少。为何中国少数把持政治的人物，热衷于倾轧、高调，贪腐盛行，上至皇帝、中央大员，下至书吏、幕客，是什么造就了一盘散沙的政治形态？中国的政治体系，究竟在何种背景下，逐步演变，其中的原由何在？弊端何在？这正是张纯明先生所讨论的问题。

如张纯明先生所说，中国人两千年的政治，是受中古时代的经济、科技、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限制演进而来的，积弊已久。在中古时代，社会结构松散、生产力水平低下，在维持社会稳定性上才能颇有建树。西方并非与生俱来的优秀基因，只不过是在新的生产力逐步萌生后，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变革以适应近现代的变化。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政治跌宕后，面临近代化现代化来临，仍抱持千年不变的政治结构，仅作枝枝蔓蔓的改进，终至张皇失措。沿承到了二十世纪，和西方的近现代政治体系有了深刻的差距。民族危亡之际，张纯明先生的目光由古及今，探索的不是故纸堆里的陈迹，而是中国未来自强的途径。

“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张纯明先生的这句话深得我心。洋务运动可以买军舰、开矿山、兴制造，真到了阵仗见输赢之时，却屡战屡败。有洋枪洋炮，没有先进的军事思想，组装起来仍和中世纪大刀

长矛的八旗绿营无异；开国会，组党派，看似热热闹闹要搞议会政治，袁大总统把枪杆子一亮，议会就成了橡皮图章。有制度，没有制衡，不过是虚架子。两千年制度浸淫，潜移默化铸就的精神体系，不能指望一时政体更迭焕然一新。公民意识的教育，现代精神内核的培养，民众政治素养的提升，都要有水滴石穿的工作，才能让新的政治体系在这块缺乏现代政治思想的土壤上植根茂盛。

《中国政治二千年》一九四〇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今，已过了七十余年，书中提到的问题、症结，却仍困扰着中国的未来。幸运的是，中国早已不是闭关锁国的末世之相，思潮思路错综纷纭，是中国面临深刻改变的时刻。培养国人新的政治精神，才有现代政治秩序可言，才能逐步清理两千年的尘垢。张纯明先生的这部《中国政治二千年》，当然不能一举荡清污秽，辉映古今，但这类于细节处的反省，于精微处的思辨，于根源上探究问题症结的工作，也许正是今日急需的态度。为此，《中国政治二千年》仍值得我们再次阅读。

买超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自序

这在区区几万字的小册子里讨论偌大的题目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读者想从这本小册里对于二千年来中国政治得到一个有系统的叙述，他一定会失望的。好在作者个人并没有存着这么大的野心：他的目的不在做一本中国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而在指出自秦汉到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和动向。就在这一点上他也没有系统化的意志，许多应该讨论的问题都遗漏了，而在其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以内也难免片段或零碎之讥。

在战时首都的重庆写书最大的困难是参考资料的贫乏。极平凡、极普通的书籍在这里也无从寻觅。回忆三年前，北方各大学图书馆内写作的便利不禁感慨系之矣。但参考资料的贫乏并不能使作者对于书内的差误——无论

是见解或事实——不负责任。倘能因作者的差误而引起读者的教正，则这本小册子也不算白写了。

张纯明二十八年八月重庆曾家岩

目 次

绪论 / 1

第一章 皇帝、专制、统一 / 12

第二章 有形政府之一——中央 / 23

第三章 有形政府之二——地方 / 34

第四章 无形政府之一——幕僚 / 45

第五章 无形政府之二——书吏 / 58

第六章 政治风气之一——名教、倾轧、高调 / 72

第七章 政治风气之二——贪污 / 84

余论 / 96

绪论

清末的人喜欢谈洋务，除郭嵩焘及几个对于西洋有比较深刻认识的人外，他们所谓洋务包括几项很具体的东西：大炮、洋枪、轮船、火车等物。当时“文化”二字尚未发明（中国以前也用文化二字，是文治教化的缩短，往往与武功相对而言，和现在人所谓文化略有不同），所以当时的人也不知有甚么中西文化。民国初年我们对于西洋的知识日益增加，渐知西洋人自有其特别的文化，于是高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些人以为西洋文化是“动”的，中国文化是“静”的，还有些人以为“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不断的寻求真理”。（《胡适文存三集》卷一，《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种解释似乎把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成先天固定的分别，两方面心理的构造有根本